

虎口余生

貧 雇 农 家 史



虎 口 余 生

貧 雇 農 家 史

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4年3月 福州

虎 口 余 生
貧 雇 农 家 史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(福州得貴巷)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001号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耗 1/32 印張2 3/16 字数45,000 印数1—50,000
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: T3104·188 定价: (5)一角六分

編 者 的 話

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，都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阶级觉悟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，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，并且正确理解和对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。

讲“四史”（革命斗争史、当地和本村变迁史、互助合作史、家庭翻身史），是一种生动而又深刻的阶级教育，是提高我们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的一种好办法。通过这种教育，老一辈的人，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痛苦，就会激起对旧社会、对剥削阶级的仇恨，激起对新社会、对社会主义的热爱。这种教育对于青年人就更加重要。因为青年人没有亲身受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，通过生动的“四史”教育，就能更好地树立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，警惕和憎恨剥削阶级以及它们的影响，把革命事业很好地继承下去。

为了帮助大家从“四史”中接受阶级教育，我们准备从本省的“四史”材料中，选择一部分编成小册子，陆续出版。这本《虎口余生》是其中的一本，大家读后有什么意见，请来信告知，以便今后改进。

1964年1月20日

目 录

从一床破棉被看我的前半生·····	黄仁盛 (1)
—大旱喜丰收 莫忘血泪史·····	陈文和、吴 晞 (8)
一户船民的家史·····	唐欽发 (17)
吳度日的家史·····	王聿青 (28)
虎口余生話創業·····	楊 涛 (33)
馮义江的血泪仇·····	阮文梗 (42)
抽水机旁話恩仇·····	李 行 (48)
敌我无亲·····	辛 炼 (53)
孤儿泪·····	(60)

从一床破棉被看我的前半生

黄仁盛

我至今还盖着一床很旧很旧的棉被，这床棉被从被面到被里尽是补钉，棉胎烏黑，已經板結成块，少說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。但我舍不得丢掉，还盖着它。为什么，說来話长。

想童年，辛酸泪中泡

小时候听母亲說，这床棉被是我父亲到母亲家上門时帶來的，而我父亲又是从祖父手里传下来的。我祖父給地主种了一輩子地，临死就只留下这床被子。我父亲背着这床被子又給人家打了一二十年短工，到头还是一条光棍。三十八岁那年，才背了这床被子到我母亲家来上門。以后，我父亲有了两男一女，家口重了，他砍柴火、烧木炭，日夜卖命，还是三餐难度。由于劳累过度，到我四岁时，我父亲就一病死了。家里老的老幼的幼，生活过不下去，母亲又招了雇农叶友英来上門。

为了給家庭增加一点收入，我十三岁就抱着这床被子到富农黃生奴家做月工。白天上山采茶，晚上还要給茶灶看火，有时看到深更半夜，有时看到天亮，第二天照样要去采茶。这样熬到我十八岁的那年，继父也因劳累过度病死了。母亲流着泪

把我兄弟叫到床前說：“这个家我实在当不下去了，你們还是分开过吧，变龙变虎，就看你們自己了。”分什么呢？我还是卷起父亲留下的这床棉被，背上一口鍋另外过日子去了。

当佃农，受尽剥削苦

日子怎么过呢？只能租田种。有时租楮林寺的庙产，有时租地主的田种。楮林寺和尚嘴里讲“慈悲”，其实跟地主一样狠，山壠瘦田，一年只能收一两百斤谷子，还要拿七成交租。地主更不用說了，因为地比較好一些，一年能收稻、豆、麦三季。收下稻子，一百斤竟要交九十斤的租，剩下的还不够納田粮，所以，一季稻子就算給地主官家白种，自己只能靠收些豆、麦过日子。尽管这样，还不能滿足地主的貪心。有一年，我刚收过豆子，准备种小麦了。地主黃佳玉找上門来，装着一脸苦相說：“仁盛，最近我手头紧啦，你把明年的租先付了吧！”我吓了一跳，忙說：“稻子都沒种，拿什么交租呵！”他扳着脸說：“你拿錢嘛！”我的天！那时三餐都顾不上，那



来的錢預交地租。狠心的地主就这样把我的田給抽回去了。原来那时秋收剛过，谷子便宜，他是想拿我的地租錢买谷子，到来年青黃不接谷价上涨时，再卖给穷苦人。这样一轉手，他又可以在地租里多捞一把了。看，地主就是这样穷凶极恶的在穷人身上打算盤啊！所以，我租种着五六亩田，却連一张半的嘴（母亲我負担一半）都顾不周全。一晃过了十几年，家里除了那床旧棉被和一口破鍋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那年我母亲快死了。她把我叫到床前說：“孩子，媽不行了。你都三十几岁了，也该积攢积攢成个家呵！”母亲死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
开茶山，落得一場空

那时大湖有几家地主富农兼茶商，他們自己有大片茶山，又雇工制茶卖，生活过得很好。我为寻找生活出路，也决定去开茶山。

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天，我卷起了这条被子，上岩上岭去搭了个茅棚，住下来开荒了。茅棚沒有墙壁，四面通風，下雪天晚上冻得直哆嗦；天晴了，湿茅草給太阳一晒，都卷起来，再下一場雨，棚里棚外一个样，躲也沒处躲。一面开荒，一面还要砍柴火卖了换米吃，有时柴火没人要，就得餓肚子。那时我什么苦都咬着牙忍受下来，我想，只要茶山有收，日子就会好过了。

我这样拚老命干了三年，开出了二十多亩茶山。沒錢买茶苗，只好东求西借。因为是借，原来一千株只要八块錢，而我却花了九块。

第五年，茶叶采收了，斤数不多，自己收自己制，搞了四

五十斤茶叶，茶苗錢還沒法还清。这时，好心的亲戚就来劝我成家，那时我已三十七岁了。我說还没有錢呢，怎能成家？我那亲戚說：“眼看一两年你那茶山就有大出息了，先借点錢成亲吧！”我心給說活了。亲戚們給我說定了一个貧农妇女，我就向大湖地主徐揚貞借了五十块光洋，加二利息；亲戚們又給我标了一个“会”，借来四十块。当时我这床棉被早已补了再补，不成样了，想做床新的，可是七除八扣，錢又沒了。还好，她从娘家带来了一床盖了十几年的被子，就这样凑合着成了家。

第二年，茶叶果然可以大量采摘了，但問題也来了。头年量少，自己凑合着胡乱制成了；如今茶多，我一沒有制茶場所，二沒有制茶工具，三沒米沒錢雇帮手，不能及时采制，而茶叶到时不采，过一两天老了就一錢不值。这該怎么办？我正急得象热鍋上的蚂蚁一般，富农邓土本却找上門来，假心假意地說：“仁盛啊！可不能让茶叶老在山上。我来帮个忙吧！把茶山包給我采制，头春四六分，你拿四成，二三春全部归我。”这叫什么“帮忙”呢？可是，不这样办，別說四成，連一成也拿不回来。“口渴喝盐卤”，只好点头应允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，要想发家可是难上难啊！

那两年虽然每年都分到两百来斤茶叶，但都不够还債。后来，茶叶也不值錢了，一百斤茶叶还换不到一百斤谷子。邓土本对我說：“你茶山送給我也不要了。”完了！我頂風冒雨、流血流汗干了五年，如今是“竹籃挑水一場空”啊！我气极了，一下子把茶树砍光，插上了杉木苗。我們大湖原来有二千多亩茶山，每年出产水仙茶十万多斤，就在那几年，

茶山全荒了。

忍饥寒，孩子命难活

茶不种了，只好再去租地主的田种，再去忍受那“一九”、“三七”的重租剥削。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我老婆先后生了五个孩子，到解放时一个也没留下。为什么？孩子没衣服穿，用旧茶袋遮身，吃的是稀米汤，顾得上顿没下顿，饥寒交迫。孩子病了，请不起医生，是死是活随他便，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死了。

有一年，快到年关了，有钱人家忙着杀鸡宰鸭买年货，我们家却没米下锅。二十七那天，我冒着严寒上山，想砍两担柴火换点米过年。不料因劳累过度，身体虚弱，砍着砍着，突然一阵头昏，从树上倒栽下来，左手食指摔断，人事不省，好得有人同去，把我抬回家来。我老婆没法子，只好回娘家借来几斤米。大年夜，人家放鞭炮，欢欢喜喜吃年夜饭，我却病在床上，盖着这床破被子喝稀饭。

忆旧恨，翻身不忘本

解放了，穷人的日子总算熬到了头，我分到了十亩土地、四间房子。苦尽甜来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。有一天，老婆对我说：“日子好过了，人家都在修房子、置家具、做衣服，我们这条棉被破了又补，补了又破，也该换条新的。”我对她说：“你该跟人家比勤俭，不该跟人家比吃穿；这棉被虽然破旧，缝补一下也还盖得，为什么要换呢？”我老婆没话说，就买了几尺蓝布，把破的地方补起来，又继续盖下去。

1955年我担任初级社社长时，心里想，要想开发这个穷山沟，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，开山种茶还是个門路。解放前我个人发家不成，现在推倒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，有党的领导，有集体的力量，还怕什么。我建议集体上楮林山开荒种茶，得到党支部的支持，就带人上山了，克服困难开出三十多亩荒山，种上茶苗。

第二年办高级社，我把当年砍掉茶树种下的杉木林入了社，得到二百元山价款，我拿出一百二十元交给社里作股份基金，八十元存进信用社。这时邻居吴梅婢老婆婆又对我老婆说：“你们有了钱，怎么还盖着那条又旧又破的棉被呀，受苦受了一辈子，也该享享福啦！”这话给我听到了，我就对她说：“解放前东跑西逃，三餐难顾，现在有吃有住又有穿，你说哪样不算享福？”她听了也没话说了。

这一年要为社里管理茶山，我得到党支部的支持，又一个人带着那床旧棉被上楮林山住茅棚去了。当然这一回住茅棚和解放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回是为了大家的富裕、子孙的幸福而上山的。即使是数九寒天，身上冷，心里却象一团火，甚么困难也挡不住！

山开出来了，茶树种起来了，山上成立了耕山队，我当队长。茶山愈开愈多，楮林山一天天繁荣起来。前年有一天，社员许永泉来我房间里，看我还盖着那床旧棉被，就说：“你现在当上干部了，又有了名气，还不换条新被子呀！”我说：“老兄弟，当干部更不应忘本，这被子跟着我受过多少苦难，我盖着它，就会更加热爱今天。”

在旧社会我尝尽了辛酸苦辣，只有解放翻身，我才知道甜

是什么滋味。这被子是我的一面镜子，它照见了我的过去和现在。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看到它，我的勇气就来了。1956年上山住茅棚，一次大风雨把茅棚顶掀走了，被子被打得湿淋淋，第二天翻晒时，我又想起解放前住茅棚的时候来，象这种情景还没经历过吗？现在我们是为国家建设出力，为子孙万代谋幸福，能被这些困难吓倒吗？

于是，我这床破棉被就一直留下来了。

(中共南平地委“三史”编辑组整理 苏田插图)

大旱喜丰收 莫忘血泪史

陈文和、吳 晞

1963年，閩南受到了一次自然灾害的严重考驗，漳州城郊公社岱山大队一带，接連有九个月沒有下过一場透雨，旱情极为严重。但是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，人們终于战胜了旱魔，創造了大旱之年大丰收的奇迹。家家户户喜气洋洋，吃到了丰收粮。

正好是二十年前的1943年，閩南也曾連着旱了七个月；可是，在漳州郊外岱山村，全村除了地主、富农因为霸占了水源，收获了二千来斤谷子外，其他农民的土地完全絕收。那时候，地主恶霸趁火打劫，他們用高利貸等手段占去农民的許多土地、房屋，逼得貧苦农民卖儿卖女、家破人亡。凡是经历过那年月的农民，誰的心头不帶着悲憤的創伤啊！回想起来，至今依然对旧社会、对地主阶级充滿着刻骨的仇恨。

在1943年的旱灾中，岱山村有一个青年雇农林亚根，在地主的压榨下，受尽了种种苦难，差一点在旱年中丢掉了性命。

林亚根从小就是“苦竹根子”，三岁时死了父亲，十一岁时又死了母亲；接着就给地主放牛，后来因为受不了虐待，就跑回来在哥哥林連捷身边挨苦日子。到了十八岁的时候，正是

1943年，那年大旱。那时的农村，是封建地主的天下；那时的农民，是被压迫的、个体的农民，他们既受封建地主的高压，又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，力量薄弱，那里有抗拒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。林亚根家有一丘田，原来灌“深泉口”的水，可是“深泉口”被地主吴江圩霸占了。吴江圩派上四个狗腿子，在泉边搭上寮，带上武器，一出水就辱。一连几昼夜，贫苦农民滴水都沾不到。这一季，全大队只有地主富农因霸住水源，插上十二亩秧，收了两千斤谷子，所有农民都一亩无播、颗粒无收。

田播不下，生活也更加困难。大旱年头，地主趁火打劫，高利贷特别凶，一钱金子年利两钱半，借这种债来过日子，就象吃毒酒，可是，喉咙干不吃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林连捷只好向地



主吳江圩借來一錢金子，兌了四元多銀元，拿着米袋就上漳州城里去了。林連捷一家這時已吃了一個多月刺杏、豬母菜、樹皮，多希望有幾粒米飯進口呀！可是，林連捷到漳州岳口一問，想不到每斗米要三塊銀元，店主還說：“米不多，不快点買，等一會這價錢便買不到了。”林連捷不信，奔到巷口去買，巷口米價跳到六元。他又跑往南門杉巷問，這裡價錢提到八元。林連捷有點懊悔，轉回頭再到岳口問那店主，店主說：“每斗十元！”林連捷氣憤不過，索性拿着空米袋回來了。一進門就倒在床上，長吁短嘆了起來。

米價一天中為什麼會暴漲幾次呢（以後還漲到每斗米十八塊銀元）？林連捷在路上聽說，原來從平和、南靖鄰縣來的“頂溪米”，被國民黨的旅長楊逢年、特務頭子陳達元派兵截住（這兩個家伙和奸商控制了全漳州的市場），用三十只大船，把白米運往廈門給日本鬼子（當時廈門淪在日寇手里），一次就運去三千多担，只漏一點點到市場上用高價出售，人們都憤怒地說：“官可資敵，民不得食！”

林連捷沒買得米回來，家裡采的野菜也早沒有了，只好燒白水一人喝一碗。林連捷四個孩子號哭整夜；那飢餓的叫声，叫得屋頂也要掀起來。可村里除了地主富農外，那家屋裡沒有啜泣聲呢！

第二天，林連捷拿着錢又出去了，這回買回來一小袋烏黑的番薯干，林連捷悽聲對老婆說：“咱活命根子就這一些了，儉着煮吧！”這一段，全家每個人一頓分得三四片黑番薯干，一大碗白水。可是地主吳江圩却天天從城里帶回來大魚大肉，三頓都是白米飯，他們還故意端到門口吃。那年頭，窮富之間

差得何等悬殊！地主家吃的原是穷人們的血肉啊！村里的穷人們个个都恨透了他們。

田种不下，只好找别的活路。林亚根天一亮，吃上三四片黑番薯干，就上山砍柴去。附近沒柴草，得到二十多里远的横山宅去砍，砍不一会，就餓得头晕目眩，支持不下了。有一次，他餓得軟坐下来，看見眼前有块紅瓦片，久經風吹日晒，质地有些松，他想起“嘴动三分力”这句俗語，也想起有人曾經用观音土充过饥，便随手拣起来，放在口里咬，那味道就象过去五月初五端午节掺酒的雄黃，很涩，吃下喉嚨，只覺得重重地往下落。可是，饥不择食呀！以后，林亚根每次外出，一当几小块黑薯干消化淨了，熬不住，便用这种風化的瓦片来填肚子。一共吃了一个多月，啃得牙齿也脫掉了。

林亚根砍了柴，挑到漳州去卖，一担柴只值得一角多錢。这一角多錢能买什么东西呢？每回只好买一点紅糖。回来后，泡了水，往灶里抓起稻壳灰，搓成团团当粿吃。这味道也是很涩，但因为和了一点糖，总算能咽得下去。

林亚根一个多月吃瓦片和稻壳灰，每頓只有三四片番薯干，結果全身发毒，周身生疥疮，就象“面煎粿”一样，大腿上还生了两颗“牛腿孢”疔。瘫在床上三四个月，連大小便也不能下床。邻居一聞到那股恶臭都不敢走近，只在外边議論：“亚根怕沒希望了！”林亚根听了，眼泪直往肚里流，想上吊又爬不起来，只好閉着眼睛等死。

这时候，狠心的地主吳江圩，把林亚根的哥哥叫了去，他“老虎挂念珠”，假装好心地說：“你弟弟吃瓦片，病得那么可怜，怎不去請医生呀！”林連捷說：“三頓都‘吊爛’了，

那来的錢去請医生！”吳江圩說：“你不是还有两亩水田、一亩龙眼園嗎？把地卖了，不就有些錢了！”林連捷心里一震：这些地是祖先传下来的家业，是自家的“命根子”，再难熬也不能卖呀！他回答說：“这些地无论如何不能卖！”吳江圩冷笑說：“你不卖可也得卖！”随手拿来一本賬簿，把算盤珠一拨，說：“你借去的金子，母利共四錢，馬上就得还，我等着用！”林連捷說：“这笔債不是到年底才到期嗎？再說，我現在也还不起呀！”吳江圩恶狠狠地說：“还不起也得还！”一根长烟竿，立即朝林連捷的头上撻了过来。結果，那二亩田和一亩龙眼園全都被夺去抵債了，找回的一点錢还买不到一斗米，仍旧沒法請医生。

林亚根的病势越来越重，做哥哥的那能見死不救。一天，林連捷从外面回来，带回来一个人販子，嫂嫂林桃一見問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林亚根說：“把林成抱出来（林成是男孩，当时才两岁）。”林桃已知了八九分，哭着說：“孩子是我的心头肉呀，不能卖！不能卖！”哭了一陣，林連捷劝道：“不是做爸的狠心，池中无水难留魚呀！沒錢买米，反正也得餓死！”那人販說：“这年头，卖儿卖女的多的是，也不光你这一家。”是呀，当时，全岱山村已卖了一百多个孩子（后来統計这一年共卖出一百四十二个孩子）。林桃牙一咬，便把紧抱着的林成放松了。林連捷把林成交給人販子，得了两錢金子。当孩子走后，林桃又呼天搶地嚎啕大哭。林亚根听着，心都要碎成几块了。那时候，两錢金子能頂什么用？还彀不了一斗米啊！林連捷心一橫，又接連卖了八岁的女儿矮花、十四岁的儿子亚仁，一个当年刚出世的女儿，又貼出五升米送給了人家。